

朱勃先生的学术人生及比较教育思想*

施雨丹

[摘要] 朱勃先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毕生致力于党的教育事业,为我国比较教育恢复重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合作主编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科书;撰写新中国比较教育史学研究填补空白之作;编译出版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史学、方法论译著;立足中国比较教育,参与创建学术组织和研究平台。朱勃先生的比较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比较教育学科观、目的观和史学观。他提出了完整的比较教育学科体系,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外国教育经验满足本国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具体到改革开放的中国,核心是教育现代化。他在比较教育史学领域,以比较教育为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论断为基础,将比较教育划分为四个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比较教育史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 朱勃;中国比较教育;比较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 施雨丹,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广州 510631)

朱勃先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他自1978年改革开放参与比较教育学科恢复重建工作至1988年逝世,与比较教育结缘十年,这十年恰处中国比较教育亟待发展之际,亦是先生以毕生学术积累报效祖国之时。朱勃先生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在他十年比较教育研究生涯中,虽然当时学术期刊寥寥,但其撰写发表的论文达47篇,未发表论文8篇;发表译文14篇,未发表1篇。发表英文论文1篇、译著6部、专著2部,主编教材1部。^①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比较教育学”等词条的撰写工作及担任外国教育史与当代外国教育分支副主编。仅以1981年至1982学年为例,在

这一年里,朱勃先生就撰写论文10余万字,翻译达20万字,审阅论文有30万字之多。^[1]但令人叹息的是,一代学人,过早离去,遗憾之至,无以复加。朱勃先生的挚友、我国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先生亦感叹:“他过早地离开人间,是教育学术的巨大损失,是革命的巨大损失。”^[2]十年学科耕耘,朱勃先生为中国比较教育的恢复重建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天再次拜读和梳理先生的作品,不仅为先生深厚的学术修为所折服,更为其全力投入比较教育学科重建的态度所钦佩,为其病榻之上仍笔耕不辍所感动。先生虽在比较教育发展蓬勃之时溘然长逝,但其比较教育思想仍超越时空、历久弥新。

* 本文系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成果。

① 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一、朱勃先生对新中国 比较教育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改革开放为中国比较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春天。在此之前,“比较教育变成了‘重灾区’中的‘重点禁区’,无人敢于问津”^[3]。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育发展急需比较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外国教育改革经验,也就是说,国家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比较教育的复兴带来了历史机遇。朱勃先生在教材编写、学科建设等方面为新中国比较教育的恢复重建发挥了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

(一)合作主编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科书

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后,比较教育教材编写工作提上日程,这也成为我国比较教育开启学科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但是,30年的学科断层,重建又谈何容易。顾明远先生在回忆当时情况时也提到比较教育教材编写困难重重:一是人才奇缺,二是无经验可循。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了解外国教育的学者少之又少,更别谈在国外有求学经历的学者了。正如访谈中顾先生所言:“我们这批人除了我到苏联去留学之外,大多数都没出过国”。另外,教材建设已中断30年,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这个(比较教育教材)解放以前有,但是呢,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出过比较教育教材……大家都没有经验。因为我们这个外国教育研究所刚刚成立,过去都是搞资料,而且资料也不全,后来我们就邀请老先生出来指导我们,就是请了王(承绪)先生,请了朱勃先生,请了檀仁梅先生。”^①根据顾先生的回忆,三位先生既有海外留学经历又有教育学背景,应邀以专家的身份着手组织教材编

写工作。

教材编写自1980年筹划至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历时三年。朱勃先生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比较教育的基本特征、研究方法、比较教育发展史等比较教育学科问题的定位发挥了重要作用。教材中对比较教育的观点与朱勃先生专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撰写的“比较教育学”词条中的观点是一致的。王承绪先生如是评价:“朱勃同志为编写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作出了重要贡献。”^[4]两位先生与顾明远先生一道,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复兴时期极具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开拓者,为我们勾勒出了比较教育复兴时期的比较教育奠基人群像。

(二)撰写新中国比较教育史学研究填补空白之作

朱勃先生非常重视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特别强调比较教育学史对教育研究的意义所在。他在《比较教育史略》中开宗明义地讲道:“不了解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就不可能剖析教育发展的规律、特点和趋势。”^[5]这也是世界上许多比较教育学家撰写学科专著时都要加入学科历史发展内容的原因。正如何塞·加里多所言:“了解一门学科的性质,没有哪种方式胜过追溯它的起源及其最初的发展过程。”^[6]比较教育亦是如此。朱勃先生认为,“要掌握比较教育学,首先要掌握这门学科来龙去脉,通晓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历史。”^[7]据朱勃先生的学生兼同事柯森教授回忆,他突出的学术特点就是对比较教育学的探究,必须要从历史事实去探讨,而不是先入为主。^②

鉴于比较教育学科处于复兴阶段,比较教育史是“长期没有解决的‘空白’学科”,“迄今仍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8]他

① 檀仁梅先生后因身体原因退出教材编写。

②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柯森教授在接受访谈时如是说。

便以此为已任,积数年比较教育研究之功撰写《比较教育史略》。朱勃先生以抱病之躯审校书稿,1988年5月终得出版,实现了他填补比较教育史学研究“空白”、开垦“处女地”的愿望,成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史学的奠基者。

(三) 编译出版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史学、方法论译著

如何恢复和创建一门学科,首当其冲是要进行学术积累和培养新生力量。改革开放之初,比较教育百废待兴,怎么实现上述目标呢?朱勃先生认为,比较教育首先要接受学科发展相对较弱的现实,从学科的借鉴入手。学科借鉴如何起步?朱勃先生选择从比较教育学科史的编译工作开始。

翔实的史料是编写史书的重要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初,比较教育史料的收集相当困难。在资料 and 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朱勃先生“具有天然的作为学科领路人的意识和使命感”^①,以其精通英俄两门外语的优势和强烈的学科忧患意识投入比较教育的资料收集和翻译工作中。他以扎实的学术积累和对比较教育史的精准把握,选择比较教育史的“精华”与王孟宪教授合作进行编译工作,第一本比较教育史学编译著作《比较教育——名著与评论》诞生。此外,朱勃先生非常重视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我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方法论译著《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亦是朱勃先生与王孟宪教授的心血之作。译著精选了三本有影响力的比较教育专著编译而成,对深入了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极具参考价值。

(四) 立足中国比较教育,参与创建学术组织和研究平台

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最初格局定位于最早恢复正常工作的四所大学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②这四所大学亦是联合发起组织1978年第一次外国教育研讨会(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的前身)的单位。地处华南地区的华南师范大学当时在外国教育领域并没有这四所大学的基础和条件,却是作为第五个参与第一次外国教育研讨会的单位,成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的五个创始单位之一。

华南师范大学能够作为创始单位参与我国比较教育学术组织的创建,亦是朱勃先生的功劳。据顾明远先生回忆,朱勃先生得知召开外国教育研讨会的消息后主动前来参加会议,顾明远先生与朱勃先生相识并拟邀朱勃先生赴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等交往都开端于此。在访谈中顾先生讲道:“1978年我们开了第一次比较教育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会,第一届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比较教育学会。我们四个学校再加上华南师大,那时候一开就是一个多礼拜。”

第一次外国教育研讨会之后,朱勃先生开始着手创建华南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培育科研力量。1983年,朱勃先生创办了“华南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这是我国最早一批专门的比较教育研究机构,也是华南地区第一个比较教育研究平台。这一平台的创建使得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北强南弱的格局有所改变,比较教育学科的全国布局更加合理。朱勃先生于1981年创办并且担任主编的比较教育学术期刊《世界教育文摘》在1985年由内部刊物改为面向全

①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柯森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② 1972年11月15—16日,国务院科教组邀请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的有关人员就开展外国教育研究问题进行座谈。会议确定,各校外国教育研究室根据现有基础和力量,分工开展外国教育的研究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着重研究苏联、东欧和美国的的教育;上海师范大学着重研究北美、西欧的教育;吉林师范大学着重研究日本、朝鲜的教育;河北大学着重研究日本的教育。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由各校适当兼顾。参见:金铁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22页。

国公开发行。1985年,他开始招收比较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专业人才,蓄积专业力量。在朱勃先生的带领下,借助改革开放的前沿优势,华南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发展迅速,特别注重与周边地区研究力量的整合;在坚持比较教育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凝练了以东南亚和港澳台研究为重点的研究方向,成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阵地之一。

朱勃先生立足中国比较教育的同时非常关注国际比较教育发展和国际交流。1980年和1981年,他先后赴印度和澳大利亚参加国际研讨会和讲学访问。198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教育部委派,朱勃先生与王承绪先生一起赴英法两国考察比较教育,为改进我国比较教育教学和科研积累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朱勃先生的比较教育思想探析

(一)明源立本:朱勃的比较教育学科观

从朱勃先生学科建设的思路来看,最初始于厘清比较教育的内涵,此后就是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当明确学科的特征之后,如何科学地进行比较教育研究就成为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朱勃先生对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思考的领域不断扩大,并在1984年和1985年连续发表的论文《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探讨》和《当前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得到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之初、学科复兴之时,人们对什么是比较教育以及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等问题都没有清晰的认识。鉴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现状,朱勃先生提出了完整的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形成了由“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研究边界”构成的五位一体的比较教育学科观。

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是研究的起点。对比较教育而言,这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

在研究对象上,《比较教育》教材中的界定是:“比较教育是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9]此后,朱勃先生认为,“这个定义‘美中不足’之处是比较研究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六个国家的教育,而没有把本国教育作为对象比较研究”^[10]。因此,朱勃先生提出,比较教育是“用综合性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世界各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探索国际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与国别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为国际间提供互相借鉴的经验”^[11]。此定义突破性地把中国列入比较教育研究的范畴,更有利于发挥比较教育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服务的使命;而且,将“外国”与“本国”统一于“国际”,更符合比较教育研究的国际性特征。另外,针对比较教育定义尚不明确、争论较多的现实,朱勃先生认为就中国比较教育建设而言,不应纠缠于抽象的定义之争,而是“要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从而探讨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定义。我们研究比较教育不能从书本上的定义出发,利用现成的理论模式束缚或曲解教育发展的新局面”^[12]。

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是相辅相成的。朱勃先生以史为据,提出把本国教育作为研究对象,既是西方学者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常态,也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以促进本国教育发展的有效方式之一。他认为,研究本国教育有利于深入联系本国教育改革的实际,发挥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服务的使命。

在方法论层面,朱勃先生强调,搬用外国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欠妥的,但一概拒用有价值的方法也不一定恰当。他前瞻性地指出,方法本身是工具、技术,只要是有价值的就无所谓“搬用”或“拒用”。在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朱勃先生从历史视角出发,提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已经经历了见闻报道、问卷

研究、历史因素分析至定量研究的发展过程,整体发展趋势是“从比较研究方法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13]。随着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不断增加,我们要在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基础上,“从本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创建符合我国特点的比较方法——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方法”^[14]。

朱勃先生观点的核心是将方法应用与我国实际需要相结合。有的方法适合我国的国情,比如对文献进行内容分析;有的方法本身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可能不符合目前的国情,比如现场研究法,因为当时毕竟只有少数学者有机会到不同国家进行现场研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的研究水平是需要深入思考的,这也是朱勃先生提出要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性的比较教育方法”的意义所在。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比较教育研究呢?朱勃先生重点强调了学科发展的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他列举了朱利安、萨德勒、康德尔以及汉斯等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贡献,认为这些“对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自己独创的学术见解,对这门学科的发展有所‘突破’,各自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可以称之为学科带头人。^[15]我国要加快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比较教育学者要努力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以至学术成就。另外,鉴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国际性和跨学科性,朱勃先生特别强调,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除教育学科之外,应至少掌握一门、最好两门以上社会科学的知识和分析综合的独立工作能力。

谈到比较教育的研究边界,一个关键维度是处理好比较教育与外国教育史的关系,即如何看待比较教育的古与今的问题。朱勃先生认为,比较教育不能脱离历史,也不能脱离现实,比较教育研究必须借助于历史,但比较教育更关注现状与趋势。因此,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古今结合、

以今为主。^[16]

以比较教育的定位为起点,朱勃先生系统回答了比较教育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用什么研究、谁在研究及研究的边界问题,形成了融合国际性与本土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综合性与多元化的比较教育学科观。

(二)以鉴促新:朱勃的比较教育目的观

对朱勃先生而言,加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不仅在于学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教育发展达致促进国家教育发展的目的。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外国教育经验满足本国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具体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他认为比较教育的核心与落脚点在于教育现代化。

之所以把比较教育的落脚点定位于教育现代化,源于朱勃先生对教育借鉴功能的认识。他认为,“教育中的比较、借鉴与改革是相互联系的。”^[17]他以19世纪法国借鉴德国教育、美国借鉴欧洲教育改革的历史为基础,总结比较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提出教育改革的成败离不开借鉴。因此,“进行本国教育改革时要借鉴国外的教改经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比较教育学是为各国教育借鉴和改革服务的”^[18],这就把比较教育的目的与教育发展的目的统一起来。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急需向他国学习教育先进经验的中国来说,借鉴无疑是最基础的途径。正如朱勃先生所言:“‘锁国政策’破产后的今天,比较教育学就成为人们了解世界教育的一把钥匙。”^[19]

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朱勃先生提出“战后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总趋势,是面向现代化”^[20]。他在考察世界各国教育面向现代化的进程后系统论述了“现代化的教育世界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在分析我国教育发展前景的基础上,强调借鉴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或是全盘接受,借鉴外国教育改革经验一定要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能达到改革和创新的目的,这

就是朱勃先生所说的理性借鉴问题。从中国现实来说,借鉴与国情相结合,就是服务于教育现代化——“从本国教育的实际出发,以本国教育现代化为归宿”^[21]。

目标和行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朱勃先生认为,我国要实现教育现代化首先要科学预测未来,要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规划教育发展;要结合人口、经济、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与世界教育发展进程同步。具体到比较教育而言,比较教育应发挥的功用并不局限于服务学术研究,就事实和理论谈事实和理论,更重要的在于把研究目的与国家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参与、影响及促进教育改革的发展。中国的比较教育学者要投身于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服务于教育现代化建设。

(三)以史励今:朱勃的比较教育史学观

朱勃先生的比较教育史学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比较教育史略》中。纵观全书,在框架理路上,名虽史略,但并不是将比较教育史简化为比较教育思想史或比较教育国别史,而是将比较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特点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民族国家教育传统紧密结合,比较教育思想史与制度史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践探讨相结合;突出“学科—时代”的微观与宏观的相关性。学科发展与时代发展共进并行的史学研究思路为我们认识理解比较教育打开了一条科学道路。史学视野开阔,厚积薄发之力跃然纸上。朱勃先生在对比较教育史的考察中,将比较教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而且每一阶段的主题各异、特色鲜明。

在比较教育发展的“准备阶段”,着重于回答学科与学问的关系,明确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从比较教育的历史渊源看,它确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从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看,它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2]也就是说,比较教育学迄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自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渊源来看一门学科的发展。在朱利安之前,就

已经有人研究外国教育了。所以,“二者并不是矛盾的,而它正是一门学科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必然经历的过程”^[23]。这一论断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在于它不割断历史,把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准备阶段和学科建设阶段有机联系起来,使比较教育史的理论框架更加全面和系统。

从内容上看,书中不仅关注到罗马、西欧等西方比较教育的发展,还特别对古代中国与朝鲜、日本、印度的文化教育交流作了详尽分析。这些研究盲点突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是比较教育本土化的生动案例。

在以“教育借鉴”和“因素分析”为标志的两个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阶段中,朱勃先生采用了社会背景分析与比较教育思想史相结合、侧重比较教育思想史的理论架构,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对比较教育人物思想加以评述。以比较教育之父朱利安的分析为例。书中并没有简单地以“人物介绍——著作介绍”的方式行文,而是择其比较教育的思想精华从两个角度深入分析:第一,系统学理分析。从探讨朱利安比较教育学原理的六大特点入手得出其学术独创性的结论,是当之无愧的比较教育之父。第二,重点方法分析。着重分析朱利安所使用的问卷法,强调朱利安实证主义研究的特色,并通过分析其问卷法的分类范畴和使用功能,得出他希望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法研究比较教育、探索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共同规律的目的。^[24]通过上述两个角度的解读,有助于深度了解朱利安对比较教育的卓越贡献,反映了朱勃先生谙熟比较教育原著的学术功底和以史促今的学术期待。

朱勃先生将比较教育发展的第四阶段主题定为“比较教育的新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朱勃先生敏锐地抓住了比较教育国际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提出面向教育现代化已成为国际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将比较教育研究所面临的主要课题确定为发展教育

数量与提高教育质量,并以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教育改革为例,运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进行了详细阐释,具有说服力。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朱勃先生立足中国教育、放眼世界,以其学者的使命感,集毕生之力践行中国比较教育之梦。2019年即将迎来朱勃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恰处新时代的中国:比较教育的发展从研究领域至研究问题都更加广泛且深入;研究组织和人员不断扩大;2016年成功举办了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在世界比较教育领域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教育的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比较教育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像朱勃先生这样发挥开创性、奠基性作用的教育家,更值得我们去缅怀并继承他们的使命与责任继续前行。

Zhu Bo's Academic Life and His Though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hi Yudan

Abstract: Zhu Bo is an important pioneer and founder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New China. He devoted himself to education and made a historic contrib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China. He co-edited the first comparative education textbook in New China; he wrote about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New China and filled the gap in this field; h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the first translated book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historiography and methodology in New China; he participated in founding the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research platform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China. Mr. Zhu's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ought mainly focuses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discipline, tel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He proposes a complete comparative education discipline system, and believes that the purpos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is to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country's education reform by learning from foreign educational experience. Specific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the core of education i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s for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he holds that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is an old and young subject. He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to four periods and forms a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history.

Key words: Zhu Bo,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China, though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uthor: Shi Yud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责任编辑:刘洁]

参考文献:

- [1][2][4] 朱勃教育论文选集[M]. 非营利性出版, 粤印准字第0985号, 1994. 21, 4, 2.
- [3][23] 朱勃, 周德昌. 论比较教育科学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阶段[J]. 教育论丛, 1983, (2).
- [5][7][8][20][24] 朱勃. 比较教育史略[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前言1、前言2、前言2, 89, 53—61.
- [6] 何塞·加里多. 比较教育概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8.
- [9] 王承绪, 等. 比较教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17.
- [10][14][15][16][21] 朱勃. 教育三面向与今日比较教育[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5. 36, 43, 41, 199, 36.
- [11][12][13][22] 朱勃. 当前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J]. 世界教育文摘, 1985, (2).
- [17][18] 朱勃. 从比较教育史看教育借鉴与改革[J]. 世界教育文摘, 1985, (4).
- [19] 朱勃. 比较教育学的发展[J]. 外国教育动态, 1981, (4).